



長長的流水

劉 眞

長長的流水

刘 真

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六三年·北京

內 容 說 明

本书包括十四个短篇，大部分是描写农村青少年儿童在解放前的苦难遭遇，参加革命后的锻炼成长，以及他们在社会主义社会所得到的光明和幸福；另一部分表现了解放后农村人民，特别是妇女的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。作品用质朴清新的语言，生动地反映了革命斗争的曲折艰苦和人民对胜利的坚定信心，热情地歌颂了在党的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革命战士和英雄人物。

装帧、插图：孙滋溪

長 長 的 流 水

书号 1691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字数 160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$7\frac{3}{16}$ 插页 5

1963年8月上海第1版 1963年8月上海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41,000 册 定价 (3) 0.74 元

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目 次

好大娘	1
我和小荣	14
春大姐	38
小藤篮的故事	73
灰棋山下	88
十月一的声音	102
林中路	107
核桃的秘密	124
亲家	131
密密的大森林	148
“对,我是景颇族!”	167
弟弟	176
长长的流水	196
豆	216
后记	226

好 大 娘

我和小赵，都是俺宣傳队的宝贝疙瘩，他十四岁，我十三岁。虽然俺俩年纪最小，干工作可挺带劲。有一次在群众大会上，我和小赵刚唱完了河南墜子，那些大娘大嫂子们，紧紧地把我们包围起来，这个抢过来抱抱，那个抢过去亲亲。这个问：“你这么小的年纪，怎么就学会了抗日呢？真有出息。”那个说：“小嘴那么灵巧，像小燕子一样，是谁教给你的？”常常是不知不觉，我们的军装口袋里，被塞满了花生、糖、大红枣。指导员总爱开玩笑地说：“又犯群众纪律啦？”我和小赵噘着嘴，假装生气的样子说：“俺一点也不知道，是人家自愿拥护的。你愿意吃，给你点，别眼红！”

有一次，我们分区部队为了包围敌人，在一个下着大雪的夜里，行军到了武城县城边上，住到巩家庄村里。房东老大娘，一看见我和小赵这一对小八路，就心疼的不得了，赶紧把我们拉进她房里去。给我们烧水洗脚，又给我们烤湿衣服，忙活的她直出大汗。我和小赵又冷又累，好容易碰上了热炕头，就埋头没脑地睡过去。第二天我们才知道，大娘她一夜没睡，把我们的破鞋，用了四五层布，补的结结实实的，还换上了新带带；衣服上，被子上，所有的大小窟窿，统统补好啦。我心眼里明白，她为什么像亲

娘一样的疼我，八路軍的生活再苦，我也不哭，不想娘。大娘对我们那股亲热劲，一直到現在，我也忘不了。

一九四二年的四月二十九日，那些恨死人的日本强盗，对冀南人民展开了残酷的大“扫荡”。

这一天早晨，我們部队剛出发，就跟鬼子打上了。鬼子的汽車馬队，从四面向我們冲来，冲了五次都被打回去。眼看着一百多个鬼子汉奸，像谷个子似的倒在麦地里。这时候，六架日本飞机来了，发狠地向我們陣地上扔炸彈，我被埋在土里昏过去。当我醒来的时候，天已經晌午了，部队早就轉移了陣地。我哭，我喊，誰也听不見了，我从土里爬出来，跟着遍地的老百姓，乱跑起来……

下午，我被包围在武城县小張庄村里，四面都是敌人，我再也跑不出去了。我跑进一个大院子，用力钻进谷草垛里去。敌人，像一群青臉紅牙的恶鬼一样，尖叫着进了村。一忽儿，把很多老百姓也赶进这个院子里来。有个汉奸气势汹汹地說：“現在，大日本皇軍給你們开会，問什么就說什么，不說实話的杀头。”接着，日本人就問开了：“小八猴子的，你出来認認，哪个是你們的人？”“沒……沒有，一个也沒有。”“呀！这說話的声音不是小赵嗎？”我的心更乱了，全身发燒，像草垛里着了火一样。不一会，鬼子用大棍子狠狠地打起他来，从他紧紧咬着的牙縫里，透出来“唉嚨，唉嚨”的声音。鬼子又問：“你說呢还是不說？說了皇軍大大的喜欢你。不說，杀了杀了的。”小赵忍住哭，更提高了嗓門說：“沒有就是沒有唄，你叫我說狗屁呀！”气的鬼子又是撕小赵，又是打小赵。有个鬼子喊了一声：“杀！”把我的心都快震出来了。我想冲出草垛去，把敌人杀干淨，救出小赵来。我的身子一动，心刷的一下冷了，“我用什么去杀鬼子呢？”我着急地想：“小赵

啊！好小赵，亲小赵，你千万别死呀！”鬼子呀呀地凶喊着，用刺刀刺他了，他拚命地哭喊：“指导员，小刘……”喊了两声就被刺死了。我使劲闭住眼睛，不敢出声地痛哭起来。我的耳朵好像聾了一样，以后，日本鬼子又杀死了多少人，我一点也听不见了。只觉得，有一把刀子，在用力地，用力地挖我的心哪……

天，慢慢的黑了，剩下的人，不知道被这些杀人杀累了的疯狗，赶到什么地方去了；风，嘶嘶地刮着，像是很多孩子在哭，在喊。院子里不知躺着多少死尸，小赵活生生的影子，站在我眼前了。我想起：前年俺娘送我参加宣传队的时候，小赵给我戴的花；去年在冀南三期艺术训练班，俺俩一块加入了朱德青年队，他还拉着我的手说：“伙计！等到咱俩够十八岁了的时候，再一块入党，一块跟着咱毛主席，走到共产主义社会去。”

每次行军，小赵都互助我，帮我背被包；渴了，他给我去找水喝；小赵真疼我呀！我一辈子也忘不了。我后悔，昨天晚上不该因为屁大的一点小事，跟他吵架。“小赵，你原谅我吧！我的缺点我一定改，你千万别记在心里……”又想：“我一定要跑出去，找到我们的队伍，把这些恨死人的事，告诉给指导员。”

我小心又小心地爬出了草垛，心跳的像打鼓一样，不跑？明天一定会叫鬼子捉住杀死的。猛一抬腿，我被绊倒了，身子躺在死尸上；觉得有一股腥味的、粘糊糊的血，湿透了我的军装。我的上牙和下牙，格格地打起架来。忽然，一个日本兵举着火把走来了，我紧紧地靠着死人躺下；在火光的照亮下，我偷看了死人一眼，才知道，流了我满身血的人，就是我的好战友小赵啊！

日本兵走了，我坐起来，恨不得一把把小赵拉起来，跟我一块跑。我抓住他冷冰冰的手，心里像有很多话，要对他讲。到这时候了，我才更觉得：小赵疼我，我疼小赵啊……

靠北墙边，我摸到了一棵树，正要往上爬，忽然想到：“万一小赵再活了，怎么办呢？”我又顺着来路爬回去，一摸，他的脸还像冰块一样，那么硬，嘴里淌着大血团。我像掉了魂一样，舍不的走，直到村南放了三声枪，才把我惊醒了。我赶快跑回去，爬到树上，扒住墙头，豁着命的跳到墙外去。我的衣服，叫树枝子挂扯的乱七八糟，摔的疼不疼？我不知道；只觉得，我的心，好像永远永远的，和小赵一块，被丢到那个可怕的大院子里了。我想：“等捉住杀死小赵的那群日本鬼子的时候，我一定把他们一刀一刀地割成肉块喂狗。”难过和仇恨的火，把我的心烧焦了，我带着满身战友的血，踏着被敌人糟蹋的不成样子的麦苗地，一直往东跑……

二

我迷迷糊糊地跑了一夜，跑的头昏眼花，两条腿直打哆嗦。天亮了，我看见正南二里路远的地方，有四个大炮楼。我又害怕又生气：“我怎么跑到敌占区来了呢？”看见了运河大堤，我才明白，有炮楼的地方是武城河西街，我又觉得高兴起来：“巩家庄不是有我的好大娘吗？”我的记性挺好，我认识，眼前松树林的右边就是巩家庄。

刚一进村，就看见一座瓦房院的门口，站着一个戴礼帽的老先生，他身边有一只比我还高的大黄狗。我高兴地向他跑去，嘴里喊着：“老大爷！我问你个事。”他一见我是个八路军，衣服上又有血，便恶狠狠地指着我对狗喊：“嘶，嘶，嘶。”我撒腿就往回跑，那狗，像一只老虎一样，扑到我身上，叼住我右腿肚子上的肉，发着狠的撕咬；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哭喊：“娘啊！娘啊！”有个脖子上挂佛珠的老太太，从一家门缝里探出头来，我像见了救命

恩人一样喊她：“老大娘啊！快来救救我吧！”她不但不管我，反而縮回头去把門門住了。我心里想：“敌占区的人心，都是黑的，我的好大娘不見了。”猛一家伙，从我背后伸来了一根大棍子，狠狠地打在狗头上；狗惊叫着跑了。我还没看清她的臉，她就把我背起来，跑进她家去。她一面給我扎伤口，一面問：“你是……？”她用手比了个八字。我哭着說：“是！”她摸着我的血衣服問：“你負伤啦？”我說：“沒有，这是小赵的血。”她好像明白我的話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掉下泪来。她的两間破房子，房子当中放着一架豆腐磨子，很像我的好大娘家；就是她的臉不大像，好大娘不是这么瘦。我半信不信地問：“就在你庄上，有我一个好大娘，她給我补过鞋，你認識她嗎？”她抱住我的头“啊？”了一声，仔細地看着我。猛的，从我們身后伸来了两只大手，硬把俺娘儿俩拉开了。接着，大娘臉上挨了两个耳光子，鮮血从她嘴里流出来。原来还是那个戴礼帽的坏蛋，他踩着脚罵：“該死的东西！打了四爷我的狗，还要窩藏八路，你有几个脑袋？”大娘沒有哭，也罵道：“四臭肉！虽然你是財主俺是穷人，俺也沒犯罪，你整天这么欺負人就不行。”四臭肉說：“放你媽的屁！你窩藏八路，給咱庄上惹出禍来，卖了你一千輩的老祖宗，也賠不起我的家产。”大娘正要过来抱我，四臭肉一脚把她踢倒在地下；他像拉一只小羊一样，把我拉出門去：“去去去！穷八路。”我使劲掙脫了他的手，罵道：“汉奸走狗！你等着吧！我們軍隊回来了，会砍掉你的狗头，扔到运河里喂王八。”說完，我咬着牙，忍耐着腿疼，大步大步地走向村东运河堤上去。

河里的水，也像跑“扫蕩”一样，嘩嘩地流着，河东岸有个老大娘喊：“三妮子！快回家吃飯啦！”楊树一群群的黑老鴿，叼着食，飞回窩来了。小老鴿張着嘴鳴哇鳴哇地叫着等食吃。人家

都有家我沒家，連老鴿都有娘，我找不到娘啊！我的心，亂的像刀子攪着一樣，腿，疼的鑽心；我的衣服上、臉上，到處都是血，活像個鬼，我自己也覺得怪害怕。我的兩只淚汪汪的眼睛，呆看着河水，我想起：這裡離俺家只有二十五里地，四年以前，我天天在這河邊上釣魚。雖然俺家窮，俺家大人可疼我疼的不得了。我常常和姥娘坐在水車旁邊看瓜，她一面紡綫一面給我唱唱兒：“小老鼠，上燈台，偷油吃，下不來……”我偷偷地跑走了，她还低著頭唱。我摘來一朵血紅的玫瑰花儿，往她的白頭髮上插，把她的頭皮插疼了，她才笑着罵：“死丫頭子，給我滾開。”我大笑著藏到樹後邊，也唱起唱兒來：“好姥娘！別生氣，买个柿子送給你。”她馬上走到瓜地裡，給我摘來了一個大面甜瓜。

一九三八年，我哥哥參加了陳賡將軍的一二九師，打鬼子去了。鬼子抄了我的家，俺姥娘和嫂子，活活地叫鬼子打死了。俺娘帶我跑到冀南抗日根據地，她參加了婦教會，送我參加了六分區宣傳隊。宣傳隊的生活，比在家還好哩！同志們可疼我啦，教我唱歌跳舞，又教我學文化懂道理，天天喜的我閉不住嘴。現在，同志們都到哪里去了呢？我還能不能找到他們呢？一陣心酸，我再也憋不住了，我想放聲哭一場；這時候，我好像又聽見指導員對我說：“革命的孩子，流血不流淚！”我使勁捶著自己的胸想：“我一定不哭，堅決不哭！”可是，淚珠子不聽指揮，一顆一顆，像黃豆粒一樣，滾到臉上來。忽然，日本人的洋馬隊，順著河堤跑來了，我轉身又往村里跑，槍子兒嗖嗖地打過來。我剛進了村，左腿也發燒了，我懂得，這是負傷了。沒跑几步，我就倒在地下昏過去。昏迷中，我覺得有兩隻大手，把我扶起來就跑。接著，就鼓搗我的腿，我想：“壞了，鬼子把我抓住了，我一定學習小趙，什麼話也不告訴鬼子。”我更緊地閉住眼睛等刺刀。好像有個女人

的声音說：“好孩子，睜开眼吧！”“呀，不是日本鬼子嗎？”我偷偷地睜开了一只眼，一看，还是我的好大娘。我看着她的臉，哇的一声哭了：“亲大娘，亲亲的大娘啊！”大娘捂住我的嘴說：“別哭！日本人敲門啦。”我着急地說：“好大娘！我怎么办哪？”大娘把我背起来說：“別怕，有你大娘就有你。”这时候我才看出来，我已經換上了一身破黑衣服，伤口，用破布条子和鍋底灰，扎的好好的了……

汉奸問：“你为什么門門？”大娘說：“这几天乱烘烘的，怕跑进八路来。”汉奸伸了伸大拇指說：“好的好的！”他們見她家挺穷，沒进屋就走了。

我剛放了心，那个脖子上挂佛珠的胖娘們又来了，大娘赶紧用被子把我蒙住。她一进門就不是好勁头，假情假意地說：“阿弥陀佛！南海老母托付我，說你家有大灾大难，这一难要是破不了，咱全庄人，都要跟着你被害。”大娘早就猜透了她的坏心眼，說：“我沒做过亏心事，不怕半夜鬼叫門。”老巫婆把大嘴片子一咧：“哟！你还想瞒着我？快把他交出去吧！日本人知道了，会用大炮把咱庄轰平的。”大娘說：“中国人要是沒人当汉奸，日本人一辈子也不会知道。”老巫婆說：“世上沒有不透風的墙，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呀！再說，日本人这一次来是好心，剛才人家講話說：交出一个八路来，保咱庄永久平安无事享太平；交出来的八路，也不杀，放他們回家过安生日子去，这不是两保險的事嗎？”我心里又气又急，真想拿一把菜刀，一家伙把老巫婆的头砍下来。老巫婆急的直跺脚：“你別三心二意的啦，你要是不听話，害了自己，也害了孩子。”我从炕上跳起来，抱住大娘的脖子說：“好大娘，亲大娘！你不要信她的話，她是胡放屁，我亲眼看見，日本人把小赵杀了。”老巫婆抓住我的腿，使勁往門外拉：

“去吧！日本皇軍給你糖吃！”我撕住她的头发罵：“你是老坏蛋，老汉奸，老母狗……”她掙脫了我的手，臉紅的像鸡下蛋一样：“你个小旁八路羔子！还敢罵老娘我？”大娘像傻了一样，一句話也不說，只是紧紧地抱着我。老巫婆搭拉下眼皮想了想，湊到大娘耳朵上，小聲地說：“日本人說：交出一个八路，賞二百块准备票^①，有了这些錢，省的你再挨餓。”她的話，我听的清清楚楚，我搖晃着大娘的头，哭着說：“我不去，我坚决不去。”这时候，我的伤口更疼了，血，順着褲子，不住点的往地下流。大娘眼里含着泪珠子，瞪着老巫婆說：“你这个口是心非的老賤貨，一輩子沒干过好事，卖白面兒^②，販賣人，当狗腿，欺負人，都是你干的；俺情願餓死，也不能做那种狼心狗肺的事。”气的老巫婆哆嗦着臉上的橫肉說：“不識抬举的混賬东西！倒了霉你活該！”說完，她扭着大屁股走了；大娘把我扔到炕上，追出去。我知道，自己到了要死的时候了，等死不如拚命，我的腿也不疼啦，我跳下炕，抓起一把菜刀，藏在門后边。一忽儿，大娘有說有笑地把老巫婆拉回来：“好孀子！怨我的脾气坏，得罪了你老人家，有話咱好好的商量。”她俩一进来，我赶紧把門門住啦。大娘又变硬了口气說：“你的眼光要看远一点，好庄稼人，沒有一个不喜欢八路軍的，到处都有他們的耳朵眼。你还記得河西街的大汉奸，是怎么死的吧？怎么住在日本窝里还把头掉了呢？难道他的老佛爷睡着啦？”这一下，可把老巫婆問住了，想了一会儿，她臉上冒汗了，她打着自己的熊嘴說：“叫你多管閑事！叫你多管閑事！”她咧开大嘴哭开了：“娘啊！好心变成驴肝肺了哇……”大娘把老巫婆拉起来說：“好孀子！这件事除了你，誰也不知道，

① 准备票，日本人发行的鈔票。

② 白面兒，毒品名，即海洛英。

只要你不告訴日本鬼子，不告訴四臭肉，咱就当沒这回事，我一定不告訴我兒子知道。”（她兒子在縣大隊。）老巫婆委屈地說：“他嫂子！你放心吧！要是從我嘴里說出半個字去，天打五雷轰，叫俺全家都死絕。”

老巫婆坐在大娘的炕边上，一动也不敢动，直到天黑日本人走了，她才回家去。

晚上，俺娘俩一面吃飯一面談着。虽然大娘的干糧里淨是糠和野菜，我却觉得比大白饅头还好吃，我狼吞虎咽地吃着說：“大娘！等我回了軍隊，我一輩子也不花錢，把每年的津貼都攢着，給你送家來。”大娘說：“你真是娘的好兒子。”我的眼睛瞪的溜溜圓，說道：“我不是小小子，是小閨女兒，當兵不興留小辮，我留的是小分頭。”她直楞楞地看着我，好像不信，我又說：“不信你去問問俺娘，她在清河縣工作，我一定叫她來看你，我的名字叫刘清蓮。”大娘把我抱起來，親了又親地說：“我怎么不信呢？我最喜歡女八路……”

夜里，我睡在她懷抱里，我們商量好明天送我走的路程，听她訴起自己受的苦來。

大娘家，一共有三口人，大爺給四臭肉家抗了一輩子活，前年替他家出差，給日本鬼子修炮樓，因为他年紀太大了，做不動重活，日本鬼子說他故意搗亂，就活活地叫洋狗把他咬死了。大娘去找四臭肉拚命，被人打死的死去活來。從此，她对日本鬼子，对四臭肉，种下了比天还大的仇恨。她兒子叫鉄虎，为了給爹報仇，跑出去参加了縣大隊；夜里，常回家來探情报，把許多胜利消息，抗战道理，經常讲給母亲听。母亲明白了：只有共产党八路军，才能打日本救中国，穷人，总有一天会熬出头來……

第二天天不亮，我們就動身了，大娘一直背着我走，她整天

吃糠咽菜，哪里会有力气呢？我心里怪难受：“大娘，叫我下去走一会吧！”大娘說：“小同志，你怎么瞧不起大娘呢？我给人家打了半辈子短工，能扛动一大口袋粮食，就背不动你？”

直走到天黑，才到了沙河边，她忽然大口大口地吐血了。这血，比日本鬼子还可怕，我吓哭了：“好大娘！我不叫你背啦，我能走！”她还是死抱住我不松手。正在这时候，有个拿枪的人向我们跑来：“干什么的？”大娘說：“俺孩子快病死啦，到西庄去找看病的先生。”黑影里，我觉得这个人挺面熟，他又問：“你們是哪个庄的？”“呀！指导员！”我惊喜地喊出声来。指导员把我抱过来問：“好同志！你怎么跑出合围圈来的？”“我两条腿都負伤了，要不是这个好大娘，我早就跟小赵一样……”我哭的出不来声了，指导员抓住大娘的手，說了很多感謝她的話。大娘說：“一家人不用謝，只盼你們早日把这些該死的东西收拾了……”她又把我抱过去，看着我的臉，半天說不出一句話来。我說：“好大娘！过不了明年，我一定回来看你。”大娘說：“好孩子！好好的养伤，养好了伤，好好的干，到你回来的那一天，就好了……”

我們走出去二三里地了，她还站在那里，一动也沒动。

三

从一九四二年到現在，九年了，我沒有找到机会回去看她。

一九四二年，我的伤口养好以后，党，送我上了太行山。我在太行联中讀了三年书；一九四六年，我跟着刘伯承將軍的队伍下了山；为了保卫胜利果实，我参加了解放战争。在大別山最艰苦的日子里，有时候五六天找不到米吃；十冬腊月，还没穿上棉衣；踏冰河，爬高山，我时时刻刻都会想到她，她給了我克服一切

困难的力量。

当美国强盗发动了侵朝战争的时候，我参加了志愿军，今年春天，在我们开赴朝鲜前线的路上，我骑上一匹最快的战马，去看了她——我的好大娘。

我又路过了小张庄，那个杀人的大院子，已经变成了一座小学校。孩子们瞪着泪汪汪的大眼睛，听我讲着小赵的故事。

临走，孩子们每人举着一枝鲜花，向我跟前挤，大声喊着：“送给志愿军姐姐！”他们的影子和小赵的影子，简直在我脑子里分不开了；我含着快乐的泪水，接受了他们的鲜花。

我常常这样傻想：“假如小赵还活着，他一定长成了一个健壮漂亮的人民战士。”但是，十多年的战斗生活告诉了我：没有同志们的血，我们祖国的半寸土地，也是收复不回来的。今天，我更懂得了，我为什么是一个光荣的志愿军战士。

大娘家，完全变样了，那两间放豆腐磨子的破房子，变成了三间亮堂堂的大草房。大娘一看见我，就高兴地说：“好同志！你是哪一部分的？怎么舍的到我家来玩玩呢？”我心里怪难受，她的右眼怎么瞎了呢？她的脸，却又红又胖，我不知道第一句话，应该说什么：“大娘！你仔细看看，你还认识我吗？”我明白，她心里紧张了，她围着我转了好几个圈，摘掉我的帽子，瞅着我的一头又黑又亮的短发，摇了摇头说：“不像！一点也不像。”我说：“像！一点也不错。”她笑着问：“像谁呀？”我说：“像你的清莲！”她马上抱住我高大健壮的身体，哭声里透出笑声来。“好同志！咱们的解放军，把你养大了，养成了这么有出息的一个好闺女。我从春盼到夏，从夏盼到冬，西邻家的小栓，长成了大汉子；我种了一棵桃树也开花了，就是不见你回来呀！我担心的是，你的伤……”一阵心酸，我也掉泪了。她给我擦着泪说：“孩

子！难受的日子早过去了，見了你，我是喜欢的哭。”說完，她笑了，笑的那么年輕，那么可愛。

她把这几年来，村里的大小变化，全告訴了我。

她說，她把我送走以后，在回家的路上，碰上了日本鬼子。鬼子見她身上淨是血，說她窩藏八路伤兵，把她抓到城里去。因为逼不出口供，敌人打瞎了她的右眼。直到一九四四年，我們部队打开了县城，才把她救出来。

土改后，斗倒了四臭肉，她分了六亩肥地，其中有儿子的三亩。一九四六年，儿子参加了正規軍，現在当了营长。

大娘虽然六十多岁了，还像年輕人一样地生产劳动。因为她是老抗屬，对村里的工作又积极，村里的小伙子們，都自动来帮忙。

吃上午飯的时候，村里的男女老少，都端着飯碗来看我了，又欢迎我唱歌，又叫我讲国际国内新聞。我讲的不周到的地方，人們还給我补充着，一直鬧騰到天黑。

在一个牆角里，我看見了老巫婆，我笑着喊她：“喂！那位大娘！你还記的那个小八路嗎？”人們拍着巴掌吵吵起来，“欢迎坦白！”老巫婆費力地站起来說：“好同志！看見了你，我就想一头碰死，我糊塗了一輩子，前年，才叫咱庄上的人，把我改造明白了。”說着，她又打起自己的臉来：“老渾蛋！老不死的！”有个小伙子拉住她的手說：“人民政府不兴打人，打人犯法。”人們都嘿嘿嘿嘿地笑起来。

临別，那些巧手工艺的嫂子姐姐們，給我送来了各式各样的綉花手絹、慰問袋。人們一起送我到村外。大娘拉住我的手說：“孩子！抗战沒胜利的时候，我光知道胜利了好，可做梦也梦不着好的这么厉害呀！上次县长来开会，說：这才是好的开头，到社会

主义，到共产主义了，才更好。我常常这样想：我要活五百岁，有时候我又觉得害怕，心里想：这不是做梦吧？这些日子，又听说美国鬼子們……”她更紧地握住我的手說：“別叫那苦日子再回来，別……”我說：“好大娘！你心里的話我全明白，你放心，在家好好的生产，好好的过咱的日子吧！”人們笑咪咪的眼睛，都在望着我。大娘也驕傲地笑了，說：“天不早啦，你騎上馬跑吧！也叫大娘喜欢喜欢。”我心里怪緊張，好像馬上要上戰場一样。我上了馬，馬儿在祖国自由的田野里，飞奔起来……